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——征文(第二季)——

淮南的冬至,俨然是裹着淮河水汽来,朔风先于节气抵达,掠过两岸平原、岗地与丘陵,捎来天地间最沉郁的寒意,也催熟这片水土独有的冬韵。淮南的冽,有别于北方冬至凛冽干硬,带着淮水润润底色,寒而不僵、冷而有灵,从清晨薄雾到日暮残阳,从田间枯草到市井烟火,一寸寸浸透山川草木,也浸透淮南人的岁月日常。

节气流转到冬至,淮南的天地早已换了模样。淮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,此刻的河面已褪去春夏湍急与秋冬浑浊,水流渐缓,水汽蒸腾间凝结成细碎霜花,黏在岸边芦苇荡上,白得像撒了层碎盐。两岸平原坦荡开阔,收割后的田野只剩下田头杂蒿乱茬,倔强挺立在冽风中,根部还藏着未化的薄霜,踩上去咯吱作响,带着泥土与寒霜混合的清冽气息。远处山丘褪去葱茏,低矮灌木褪去枝叶,只剩下遒劲的枝干,勾勒出疏朗的轮廓。若遇阴天,云层低垂,岗地山丘与天空连在一起,灰蒙蒙一片,更显冬至的静谧深沉。

田野间的林木早已落尽叶子,杨树枝干笔直挺拔,枝桠向天伸展,与凛冽寒风对峙;乌桕树枝头挂着零星红果,点缀出灰白天地间一抹亮色,成为冬日田野里最惹眼的景致。湖塘早已没了夏日荷影,水面有时会结一层薄冰,薄冰下鱼虾沉在水底蛰伏,岸边丛草枯黄萎缩,带着几分萧瑟,紧贴地面,唯有菖蒲的枯叶还摇曳在风中。偶有几只麻雀落在枯草间啄食草籽,叽叽喳喳打破田野寂静,转瞬又扑棱翅膀飞向远处,留下一片空旷。农人们早已停下田间劳作,唯有田埂边菜园里,还有耐寒的黄瓜、大白菜、萝卜顶着霜花生长,叶片上霜花融化,水珠顺叶滚落,带着沁人心脾的凉意。

冬至的淮南,昼夜更替间藏着时节密码。清晨,天空亮得晚,薄雾笼着城乡,远处房屋、树木朦朧着,罩上一层轻纱。街道行人裹紧棉衣,缩着脖子匆匆

前行,呼出的白气瞬间消散在空气中,留下短暂痕迹。太阳缓缓升起,薄雾渐渐散去,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下,落在淮河面上,波光粼粼。正午的阳光是一天中最温暖的,老人们常会搬凳子坐在太阳下,闭上眼睛感受暖意,驱散身上寒气,邻里之间聚在一起闲聊,说今年收获,盼来年光景,闲话家常间,冬日寒意似乎就淡了。

日暮,太阳很快沉入地平线,天空迅速暗下,寒意也愈发浓烈。城乡街巷渐渐亮起灯火,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洒在街道上,与地面霜花交相辉映,温暖又静谧。夜晚,淮河岸边格外安静,只有风声掠过芦苇荡的沙声,以及偶尔传来渡船归港的马达声。若是遇雪天,便是淮南冬至最美的景致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大雪悄无声息地落,覆盖田野、树林、房屋,天地间一片洁白。淮河岸边的芦苇荡被大雪覆盖,白茫茫一片,远山也披上银装,仿佛一夜之间开满了洁白的花朵。田野里的麦苗被大雪掩埋,只露出零星的顶端,像是在白雪中点缀的标点。湖塘的薄冰上积一层厚厚的雪,松软厚实。

雪后淮南,美成一幅水墨画。大雪覆盖城乡街巷,屋顶、树梢、路面积满白雪,孩子们在雪地里堆雪人、打雪仗,欢声笑语驱散了冬日寒冷;大人们则拿着扫帚清扫门前的积雪,邻里之间互相帮忙,热闹得很。市集菜场里,虽然行人比以往日少,但依旧充满烟火气。菜贩把青菜裹得严严实实,防止被冻坏,菜上霜花还未融化,新鲜欲滴;卖羊肉的摊位前挤满人,冬至吃牛羊肉是淮南的传统习俗,温热的牛肉汤、羊肉汤能驱散冬日寒气,滋养身体。摊主麻利地切肉,空气中弥漫肉香,与雪后清冽气息交织,让人垂涎欲滴。还有卖米花糖、炒花生的摊贩,吆喝声在雪地里回荡。

淮南的冬至民俗,藏着世代相传的温情与期盼。冬至吃饺子是北方习俗,而淮南人更偏爱牛羊肉汤与冬至圆。牛

冬至冽

程晋伦

肉汤、羊肉汤选用本地的黄牛、山羊,肉质鲜嫩,搭配生姜、葱段等慢炖,炖至汤汁浓稠,配着粉丝、干张、豆饼、大白菜之类,再撒上一把香菜,热气腾腾地端上桌,喝一口,暖意从舌尖蔓延全身。冬至圆则是用糯米粉揉团,包上芝麻、豆沙、花生等馅料,煮熟后软糯香甜,寓意团圆美满。一家人围坐餐桌,喝着羊肉汤,羊肉汤,吃着冬至圆,闲话家常,其乐融融,冬至的寒意早已被这份温情驱散。

大雪后的淮南,更显诗意。站在淮河岸边,望着漫天飞雪,不禁想起柳宗元的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。虽然淮南的淮河没有大江幽深,却也有这份独钓的静谧与淡然。岸边渔翁披厚衣,戴棉帽垂钓,雪花落下,很快积了一层,却浑然不觉,专注盯着水面,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。远处的村庄被大雪覆盖,炊烟袅袅升起,与雪花交织在一起,朦胧而温暖,让人想起王维的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”,那份风雪夜归的温暖,是冬至里最动人的情愫。

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之一,“冬至大如年”,这句老话在淮南流传千百年。这一天,白昼最短,黑夜最长,此后白昼渐长,黑夜渐短,象征阴阳转换,万物复苏的开始。淮南的冬至,冽风虽寒,却藏着生机;景象虽萧瑟,却含着希望。就像人生,总有寒冷萧瑟时刻,却也总有温暖与生机在等待,熬过了冬日寒冷,便会迎来春日繁花。

冬日的淮南,城乡街巷烟火气从未消散。清晨早点摊前,飘满红油的牛羊肉汤、热气腾腾的油条、香气扑鼻的水煎包,食客们围坐餐桌,吃着热气腾腾的早点,开启新的一天;午后的老茶馆,老人们围坐喝茶、下棋、聊天,袅袅茶香,欢声笑语不断;暮晚的夜市虽不如夏日热闹,却也有不少摊贩坚守,烤红薯的香气、煮玉米的甜香、馄饨摊的汤鲜在空气中弥漫,温暖着过往行人。市井烟火气,是淮南冬至最温暖的底色,也是最真实的生活模样。

冬至的淮南,气候征兆里藏着来年收成。农谚“冬至有雪,来年有丰”,大雪覆盖田野,既能冻死害虫,又能为土壤保墒,打下来春耕播种的好基础。若是冬至天晴,老人们便会念叨“冬至晴,新年雨;冬至雨,新年晴”,根据冬至天气预测来年气候,是淮南人祖祖辈辈总结的经验,藏着对自然的敬畏与对丰收的期盼。冽风掠过田野,带走最后的暖意,也捎来新年希望,这是自然的规律,也是生活的哲理。

站在冬至的淮南大地,望着淮河两岸的雪景,感受凛冽寒风,会生出诸多感慨。时节流转,岁月变迁,淮河依旧奔腾不息,淮南的冬至依然保持着独有的韵味。那些田野里的草木,虽然此刻萧瑟,却在积蓄力量,等待来年的春暖花开;那些市井里的烟火,虽然平凡琐碎,却藏着最真实的幸福。冬至之冽,不仅是气候的寒冷,更是对生命的磨砺,唯熬过寒冷,才能迎来温暖;唯历经萧瑟,才能懂得繁华的珍贵。

“终藏之气,至此而极也”,冬至是岁末的沉淀,也是新年的序曲。淮南的冬至,以其独特风物地貌、风土人情,诠释着节气内涵,也传递着生活温度。冽风虽寒,却寒不透人心温暖;景象虽萧瑟,却挡不住希望的生长。在这个节气里,淮南人沉淀过往,期盼未来,把对生活的热爱藏进烟火日常,把对未来的期许藏入岁月流转。

大雪依旧下,覆盖淮南的山川田野,也覆盖岁月的痕迹。河岸芦苇雪中摇曳,远村炊烟袅袅,市井烟火气浓郁依然。冬至的冽,是自然的馈赠,也是生活的洗礼,它让我们在寒冷中学会坚守,在萧瑟中懂得期盼,在平凡中感受幸福。愿每一个淮南人,都能在冬至冽风中,守住心中温暖,怀揣对未来的希望,静静春暖花开,不负岁月时光。而那些关于冬至的诗意与温情,也会随着淮河流淌,代代相传,成为淮南人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随笔

菜篮子里话人生

高振中

时光如梭,一眨眼就从单位退休到家,踏入了人生的金秋。全家早就为我找到了新岗位:家庭“希望工程”的保障员,为上学的孙女做好全身心的服务。看着小孙女可爱活泼的样子,我想起了我的童年。

50多年前的我,面对两个住校的姐姐,上班的父母,裹着小脚的奶奶,10岁就成为家中买菜的“主力”。那时是计划经济、票证年代,豆制品票、肉票、鸡蛋票等等五花八门,都要凭票供应,还要耗时间排队,这就是那时的市井风貌。而每天一板车的豆芽或几筐豆制品,大家都睁大双眼盯着,去迟了真就没有了你的菜。我往往在前一天晚上,在摊点前放一个半截砖或破篮子,作为排队的凭证。如果那天这些东西不见了,就马上实施“替代方案”,帮着拉豆制品车的人在后面推车,从而排到前面,迫不及待地先抓一把豆芽或豆腐干放入篮中。买肉的人要少得多,两个月才拿着肉票和一把零钱去排队,那时每人每月凭粮本只有半斤油,每人都争抢着要肥肉用来炼油,余下的油渣包饺子可香甜。买到瘦肉全家不高兴,没有油水不解馋。

每逢星期天,我和住校回家的姐姐,从家抬着井水到菜市场,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,大声又不歇气地轮流吆喝着:“井拔凉”(方言:井水)一分钱管饱”,期望着卖一桶井水换一些菜品。各路菜贩与我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,既抑扬顿挫,又交织成趣。但毕竟那时生活困难,我们嗓子喊哑了,也没有卖出去多少水。我们的心情与卖炭翁一样,“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”,自己嗓子喊哑了,还胡思乱想那些吆喝卖菜的人为啥不买我们的水喝。住往是我和姐姐,失落地看着几片树叶在水桶里飘荡,疲惫又伤感地空手而归。今天古稀之年的我,回忆起那时的往事仍然感慨不已。

改革开放后,人们从日常的买菜中,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变化。在安徽率先兴起的农村大包干,让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,城郊的农民在自留地种植的蔬菜和养殖的家禽,使得菜场的物品越来越丰富。凭票供应已退出历史舞台,排

队抢购也难觅踪迹。市长要抓菜篮子,省长要抓米袋子,成为报纸和广播电视,以及市场里买菜人的话题。2000年以后,退休的父亲接过菜篮子,菜市场可选的品种丰富多彩,新鲜的蔬菜、鱼、肉、鸡、鸭等不断端上饭桌。我退休加入“希望工程”的行列,买菜又成了我们这代人每天的必修课。童年时物质匮乏的菜市场已远离我们,排队更成了明日黄花。菜市场里新鲜的蔬菜、肉制品琳琅满目,超市里国外的海鲜、水果也让你眼花缭乱。网上卖菜的盒马、拼多多,也应运而生,“人在屋中坐,菜品送家来”,不用你去菜市场心烦神。

但到菜市场闲逛溜达是难以割舍的情怀,“菜”是买卖之间心灵沟通的桥,话里话外带着浓浓的暖意。

卖肉的张老头扶了扶眼镜说:“管中窥豹啊,吃饭买菜从‘生存型’转向‘享受型’了,这菜市场里看得见风云变化。”

菜市场里银发同龄人居多,不怎么讨价还价,住往对菜品追根溯源:蔬菜是不是有机菜啊?农药和激素能不能超标啊?肉有没有注水呀?鸡鸭会不会是催熟的吧?支付宝还是微信?

你听到的大都是:菜是自家地里收的,没上化肥;买菜的都是熟人,哪敢打药;肉注水被查到,就里外不是人了;这“溜达鸡”你看不出来呀,最好现钱,刷到儿孙手机里,不好找他们要。

更让人感到又喜又愁的是,我们对孙辈不但要操心吃得饱,还要费神让他们吃得好,从而买什么菜成为每天的问答题,也是爷爷奶奶们谁能出彩的试金石。买菜时住往智商情商两手一起抓:智商是要根据不同季节、不同价位,力争选得对,买得好;情商是和颜悦色与孙辈商量,想吃什么呀,今天换个花样吧。

看了这些你不要笑,为了“希望工程”,在菜市场的赛道上,你可能比我还得劳神费力呢。

散文

青葱

孙瑞

教室的窗台上,摆放着孩子们亲手培育的蒜苗。那青葱的蒜苗,在阳光的轻抚下泛着翡翠般柔和的光泽,微微摇曳着,似在欢快地跳动着生命的旋律。

因为要写观察日记,孩子们纷纷从家里带来大小各异的蒜瓣,准备培育自己心仪的植物。三三两两的蒜瓣被带到教室,有的用塑料瓶水培,有的直接在土里栽培,简单的工具丝毫没有影响蒜苗蓬勃的生机。起初,这些“小生命”被摆放在靠北的窗台上,我提醒孩子们说:“蒜苗生长需要充足的阳光,这样它们才能长得更旺盛哦。”孩子们立刻响应,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心爱的蒜苗挪到了靠南的窗台上。

此后,每天观察蒜苗的变化就成了孩子们雷打不动的必修课。他们总是专注地凝视着,时而压低声音,兴奋地谈论着蒜苗的细微变化,仿佛生怕大声说话会惊扰到这些脆弱又可爱的小家伙。蒜苗生长的速度肉眼可见,先是底部慢慢露出白色的须根,一开始只有一厘米,接着是两厘米、三厘米……孩子们拿着尺子,认真地测量着,那专注的神情,唯恐自家的蒜苗在这场“生长竞赛”中落后。

渐渐地,蒜苗的顶部也有了动静。淡绿色的芽儿轻轻顶破了一层膜,露了出来。那小小的芽儿,宛如沉睡了许久的孩童,弯着腰,慵懒而不肯直立,带着一丝刚睡醒的懵懂。

在众多蒜苗中,刘同学培育的蒜苗最为健壮。一整头没有被分离的大蒜紧紧围坐在一起,犹如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。它们彼此相依,手拉着手,心连着心,恰似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,守护着属于它们的小天地。

王同学的土培蒜苗同样表现不俗。塑料杯里的四颗蒜苗,像四位身姿挺拔的边防战士,笔直地站立着,把守着四面八方,那头顶的深绿色,更是为它们增添了几分威严与庄重。

看着这些生机勃勃的蒜苗,我不禁回想起二十多年前自己第一次种蒜的经历。那时,刚毕业不久的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,那是一个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地方,四周环水,绿树成荫,空气中夹杂着农作物的芬芳。

学校的后方有一个偌大的竹园,竹子长得郁郁葱葱,茂密繁盛。课余时间,我在竹园旁开垦了一块空地。刚开始,新鲜劲儿十足,可没挖到一半,各种辛苦就是接踵而至——手被磨得通红,身上满是汗水,脚上、身上沾满了灰尘。看着这一副狼狈样,本想半途而废。这时,一

群学生围了过来,他们好奇地大喊:“老师,挖得动吗?需不需要我帮忙?”我只能硬着头皮强撑着,摆摆手让他们离开。

当我终于把自己动手挖好的菜地整理好,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自豪感。

第二天,我拿出从家里带来的蒜,学着母亲的样子,精心地把土整理成细腻如粉末状,接着挖出一道浅浅的细沟,然后把蒜整齐地摆放在沟里,再轻轻地培上一层薄薄的细土。

然而,种蒜哪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我满心疑惑:“我明明照着妈妈的步骤做的,怎么就变样了呢?”仔细一看,刨出的沟歪歪扭扭,有的蒜粒还露在外面,排得高高低低,参差不齐。唉!真是“看花容易绣花难”啊!

不过,几天之后,蒜苗儿终于萌发出了嫩绿的芽儿。给它们撒上一些水后,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被唤醒,一个个小芽如调皮的精灵,从土里探出头来,好奇地张望着这个新奇的世界。这些小芽儿形态各异,颜色也有深有浅,有的挺立得笔直,像一个个小战士;有的却像喝醉了酒的汉子,歪歪斜斜;还有的直接躺在那儿,那模样真是让人忍俊不禁。我深深地陶醉在这一畦姿态万千的“杰作”中。

十月下旬,竹园里的凉意渐渐浓了起来,秋风所到之处,一片金黄。呈环形的河池清澈见底,不时有小鱼儿在水中轻快地游动。不远处的几只鸭子,悠闲地浮在水面上,欢快地扑打着翅膀,阳光洒在水面,波光粼粼,像是无数碎金在跳跃,水面上几片叶子随着涟漪的舞动而轻轻摇曳,构成了一幅灵动的画卷。

一场纷纷扬扬的雪过后,蒜苗儿像是在这清冷的世界里沉沉睡去,大地一片银装素裹,而它们在这片被竹子环绕的环境下,静享着这一份宁静与安逸。临近期末,教学任务愈发繁忙,我便很少再去过问那些蒜苗。等到开学再看到它们时,惊喜地发现蒜苗下面已级满了圣火般大小的蒜头,蒜头裹着层层褶皱,像迟到的春天在冬日里打盹。

母亲看到后笑着说:“这蒜头还没栽种的时候大呢,你这是只给水喝不给饭吃呀!”经母亲提醒,我才猛然想起,从播种后,我就没给蒜苗施过肥,难怪长成这样。

阳光穿过玻璃,在蒜叶上写下透明的诗行——那是时光写给所有耕耘者的散文诗。

诗歌

画魂

——画家黄胄写意

孙登科

我读过黄胄先生履历,对他的人品画品由衷敬佩。他画毛驴堪称一绝,日前在“炎黄艺术馆”,让我一饱眼福,满心欢喜。

看那站着、躺着、卧着,或嬉戏跑蹿子的毛驴,栩栩如生,神采奕奕。耳边似乎听到驴的仰天长啸,声声让我回肠荡气。

先生如橡之笔,矢志坚守,画出了边疆风土人情,画出了草原欣欣向荣的蓬勃生机。

祖国大西北的风貌,竟表现得风采旖旎。

在画坛,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。即使在那不寻常的时期,厄运中,他落寞忧伤,被人无端诽谤为“驴贩子”,却仍满怀憧憬,奋发踔厉,从未停下手中的画笔。我诧异,在他未卜的前程里,这需要多大的魄力和勇气——正是经过苦难的淬火和磨砺,他才拥有突破自我的毅力。

先生对绘画如痴如醉,生活于他如鱼得水。更让我崇敬的,是他的悲悯博

爱,

鞠躬尽瘁——对权贵、对小民,皆一视同仁,情同手足般亲昵。

由此,我想起一件事:曾有一个陌生人向他求助,进门就跪下,说家里老人去世,买不起棺木,送不下地。他二话不说,当即就送给对方两幅画作,解决了燃眉之急。

我想,这种高尚的人生品格,只有心地慈善的人,才会如此慷慨大气。直到我缓缓走出展厅,先生的画,先生的情,总萦绕于心扉,禁不住久久地唏嘘不已……

是的,人生是一场没有返程的旅途,珍惜时间,先生是位智者。他的事迹于后人,醍醐灌顶,足以生发出颇深的敬佩与启迪……



夕阳下

傅岱海 摄

散文

冬至,饺香里的母爱悠长

代宜喜

随着岁月的轮回,又一个冬至悄然临近。“舒服不如躺着,好吃不如饺子。”提及冬至,人们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向那些令人垂涎的美食,尤其是餐桌上的绝对主角——饺子。每当品尝饺子,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便不经意间涌上心头,尤其是与妈妈围炉包饺子的温馨场景和吃饺子时的美好回忆。

记忆中的童年,既有夏天在田野间追逐嬉戏的欢笑,也有冬天在冰面上溜冰的快乐。然而,无论春夏秋冬,最让我难以忘怀的,始终是数九寒冬里妈妈端来的那一碗热腾腾的饺子。那时,家中兄弟姐妹众多,生活虽不富裕,但妈妈总是以她那双巧手,将平凡食材幻化为一顿顿美味的佳肴。冬至那天,妈妈会带领我们一起剁馅、和面、擀皮、包饺子,每一个步骤都洋溢着欢声笑语,仿佛这是一场传递爱与温暖的神圣仪式。

在妈妈的指挥下,我们兄弟姊妹齐动手,小小的厨房里充满了温馨与忙碌。妈妈一边包饺子,一边给我们讲述村里的故事,那些关于邻里趣事的闲谈,那些关于勤劳与善良的传说,都伴随着饺子的香气,深深地烙印在我儿时的记忆里。不一会儿,大小适中、褶皱均匀的饺子就整齐地排列在案板上,它们宛如一件件精巧的艺术品,静待下锅的那一刻。

当大哥在灶台前忙碌着烧开水,妈妈小心翼翼地将饺子放入锅中时,我们则忙着剥蒜、捣蒜泥、搬好小板凳做好开吃的准备。看着那些饺子在水中翻滚,随着水蒸气的升腾,饺子的香气也愈发浓郁,那是家的味道,是妈妈的味道。当饺子终于出锅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品尝着热腾腾的饺子,聊着家常,那一刻,所有的疲惫和寒冷仿佛都被这份亲情所融化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离开了家乡,到市里求学,后来又辗转回到矿上工作。城市的喧嚣与忙碌让我渐渐淡忘了那份纯真的快乐,但每当冬至来临,那份对饺子的思念却愈发浓烈。虽然市面上有各种品牌的饺子,妻子也会精心准备三鲜饺子,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那些饺子,无论多么美味,都无法与妈妈亲手包的那个味儿相提并论。因为那不仅是一碗饺子,更是妈妈的爱与呵护,是对老家的深深思念与牵挂。

步入暮年的母亲,生活已难以自理,我们兄弟姊妹轮流照顾她。然而每到冬至,我们都会聚在一起,将妈妈用轮椅推到厨房,让她也参与到包饺子的过程中来。虽然她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灵活地包饺子,但看着她脸上洋溢的笑容,我们心里也充满了温暖。大姐会一边逗她开心,一边一口一口地喂她吃饺子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妈妈年轻时

的模样,那个总是为我们忙碌、为我们付出的身影。

后来,妈妈不幸因病离世,那份对饺子的思念更是化作了她的深深怀念。如今,又一个冬至来临,我们兄弟姊妹或在矿上工作、或在农村务农、或在外地务工,但我们会通过手机视频互致问候,并记录下自己动手包饺子的情景。虽然手艺远不如妈妈,但每一口都仿佛在诉说着对妈妈的思念和对老家的渴望。那些关于饺子的记忆,那些与妈妈共度的温馨时光,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冬至的饺子,是妈妈的味道,是老家的味道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,我们会深深地怀念妈妈,思念那些与她共度的快乐时光。虽然妈妈已经离开了我们,但她的爱与关怀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,成为我们前行路上的坚强动力。